

百年 花鸟经典 国画

主编 沐林

Hundred Years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Flower-and-bird classics



陈惠彬

中国工人出版社

序

自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后的近百年以来，中国画坛先后出现了徐悲鸿、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李可染等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优秀中国画家。他们的人文精神及艺术创作影响了当代一批勇于探索、积极创新的中青年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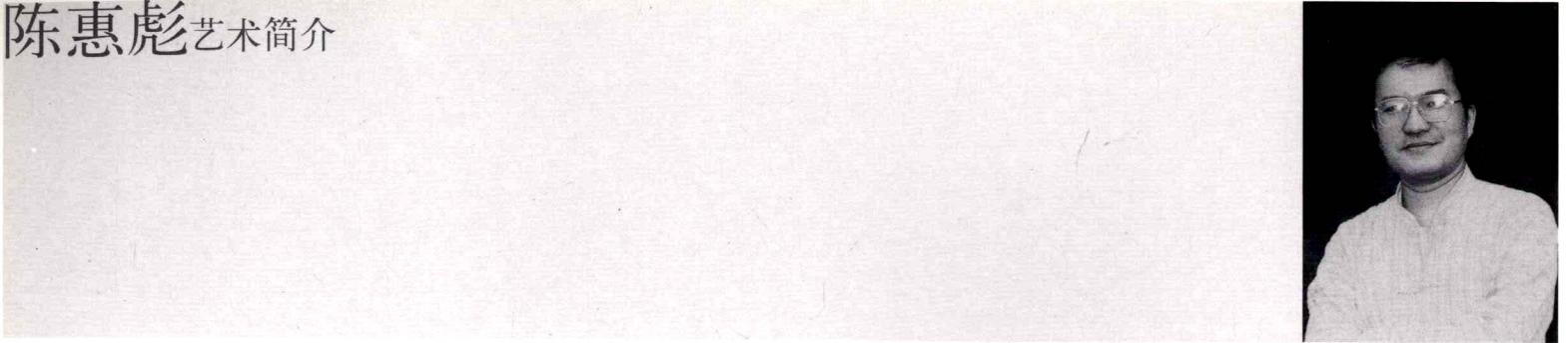
为了中华民族传统艺术能够得到更好地弘扬及传承，由中国工人出版社特别甄选了具有代表性的三十位艺术家。其中包括山水、花鸟、人物三大主题系列的数百幅作品，集结成“百年中国画经典作品集”当代卷，这是对中国书画艺术发展变革的一次检阅。

百年中国画作品集的正式出版和发行，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画家在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勇于探索，积极创新的艺术思想。他们的作品或雄浑灵巧，或沉郁清新，或博大缜密，或气势恢宏，他们的艺术创作是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的。而每一位画家都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展现自己的思想灵魂，体现当代性、民族性。并以此让读者对近百年中国画的继承和创新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认识。这些作品既展现了当代艺术家划时代的创造性，又体现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精神面貌，切合了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也为中国画坛留下了经典传世之作。

我们知道，中国画在其艺术手法、艺术分科、构图、用笔、用墨、敷色等多个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艺术内容和形式也随之更新，并不断地发生变化。特别是“五四”之后，西洋画大量涌入，中国画以自己宽阔的胸怀，中西融洽，大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力。但是，不管变化如何，中国画传统的民族的基本特征不能丢掉，因为中国画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独特的体系，它在世界美术万花齐放，千壑争流的艺术殿堂中独放异彩。中国画是我们民族高度智慧、卓越才能和辛勤劳动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广大读者翻开画册，对艺术作品的形象、意境、情调、神韵进行赏析的同时，对画家的创作风格、艺术追求、个性特点也有了更为深入、细致的了解，能够获得更为准确的认识和领悟。读者在欣赏艺术美的同时，并能获得精神层面的美的享受和提升。通过作品的形式美、意境美、思想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书画艺术，使得这样一支文明瑰宝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这也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将当代优秀的中青年中国画家及其作品推向国际大舞台的重要标志。

陈惠彪艺术简介



1964年生于广东，1990年毕业于四川华西医科大学。现任广东南海秋海棠美术馆名誉馆长、艺术总监，西藏林芝地区文联委员，青海西宁画院特聘画师。作品及文章先后发表于《人民日报》、《文艺报》、《文艺研究》、《水墨研究》、《荣宝斋》、《美术观察》、《美术研究》、《中国艺术》、《中国美术馆》、《画刊》等国内外数十家报刊、杂志。

2002年11月在中国中央美术学院举办“陈惠彪水墨展·研讨会”，2005年5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陈惠彪水墨画展·研讨会”；2005年6月在广东美术馆举办“陈惠彪水墨画展”；2005年10月在江苏宜兴徐悲鸿纪念馆举办“陈惠彪水墨画展”。

2002年应邀参加在韩国大田举行的第十七届亚洲艺术展览会。2003年参加瑞典斯德哥尔摩春季国际艺术节，2003年12月参加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的第十八届亚洲国际美术展览会。2004年参加由周韶华艺术工作室举办的“当代中国水墨神韵提名展”，并获“艺术非凡奖”。参加2005—2006年度《画刊》提名展；2002年作品《秋荷》被收入《新中国美术史》（湖南美术出版社），同年出版《陈惠彪水墨集》。2003年由岭南出版社出版《融·陈惠彪水墨集》（壬午篇），2006年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21世纪优秀艺术家画集·陈惠彪》。作品被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广东美术馆、江苏宜兴尹瘦石纪念馆等国内外美术机构和国内外知名人士收藏。



2004年在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



2006年在西藏工布江达



200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大道动人心魄

文 / 周韶华

我喜爱陈惠彪的画。喜欢在于他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画出自我的直觉感觉的画。他没有清规戒律。而是驰骋纵横的自由表现，画出发自心灵的特立独行的画。他拒绝陈规陋习，反对人云亦云，想怎样画就怎样画；他拒绝既定的模式，是在画的过程中不断地追寻，不断地发现，在虚实有无之间寻找偶然中的必然契机，去捕捉那现实世界的真正表情。

他对佛学之妙在于了悟，艺术之妙在于表现，有透彻的理解。所以他拒绝对前辈的一些表达方式的模仿，认为艺术的轨迹体现的是表现画家自身的轨迹。艺术的高妙在于画家对生命和存在的本质把握能与主体灵魂的升华同构。故而侧重于对中国画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反映的是画家本人的一种心境和情愫。画的是画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态度。艺术的魅力在于画家对生命本意的孜孜追求。尤其是去呈现独特的存在，呈现独特的生命轨迹，这才是艺术家的真正使命。

南朝宗炳提出“澄怀观道”的理论是至理经典名言。画家要保持一颗澄明质朴之心，不为物欲和金钱所惑，不在名利场上争来挤去，不被身外之物所困，这本应是画家自己能够管住自己的东西。我以为陈惠彪的成功，除了他的悟性之外，大概就于斯。

如同他的画一样证明：艺术是生命与存在的最高表现形式。完全是胸次高迈，人格所然，使他的画气象雄浑，大道动人心魄。

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

湖北省美协名誉主席

2006年3月7日



程大利老师在观看画展



在工作室创作

诸家评论

吉狄马加（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我历来强调美术作品要具有一种东方精神。在东西方美术对话过程之中，很多西方美术理论家在看待东方艺术的时候，更看重的还是东方美术所体现的东方哲学精神。

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对自身抽象的理解；对传统文化中的似与不似、虚和实的理解，都有很深刻的哲学道理。绘画的优秀传统，体现在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绘画之中。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已经接触到一些很重要的西方画家，他们在谈到中国、印度以及东方艺术的时候，对我们的传统艺术是非常看重的。惠彪创作的起点非常高，他的很多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内涵，与他个人的文化修养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他在理解东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时，有他独到的见解，这种独到性，有时不见得是用笔，更多的是用于心。

中国书法、绘画，看似单一，但这种单一是一种更高层面上的复杂，完全超过两维空间，有的甚至是在三维、四维空间当中去体现一种艺术感觉。陈惠彪在实践上一直在追求。他到西藏去，所画的动物系列，森林系列，都体现着东方的美学精神。作为一个画家，关键是你是否真正、直接地在哲学层面上用手抚摸到我们民族的美学；抚摸到我们民族历史所体现出的东方哲学精神。我是非常强调在艺术上怎样体现出东方美学的。现在东西方在美学价值上，有很多激烈的碰撞，包括在哲学思想上，很多哲学家谈到怎么来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包括我们生存的生物链、动物链，在整个大的环境中我们个人在面对所有的客观世界的时候，人怎样找到一种很好的生存载体。实际上我们很多哲学家对东方的哲学和东方的这种自然精神，包括我们所倡导的这种和谐精神是看得很高的。陈惠彪的作品正朝着这个境界艰难地迈步，而且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周韶华（湖北文联名誉主席、著名画家）：我看他的画感觉有一种横空出世之感。他这种画风给中国画坛带来一些新的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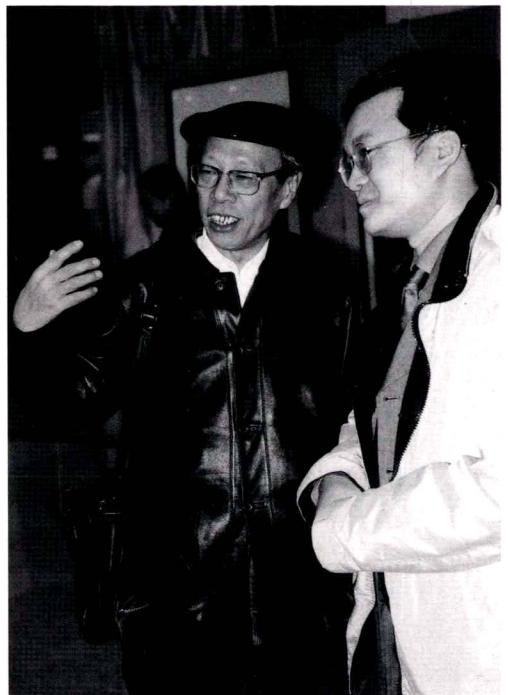
中国画大致上我感到有两类，一类非常讲究神与人，讲究空灵、意境，这种画比较倾向一种精神美。还有一类讲究浩然之气，有一种很苍茫的感觉，一种历史感，一种震撼力，一种视觉冲击力，这种画比较倾向一种阳性美。陈惠彪的画就有一种浩然之气，有一种雄壮之美。

邵大箴（著名美术评论家）：这么集中地看他的作品还是第一次。

我觉得中国艺术有两个特点。从陈惠彪的作品中感觉到，一个就是意象，这个意象是大的。在全国都在谈意象。上海正在举办意象的油画展，中央美术学院学生的一个美术展题目就叫意象。意象确实是我们中国艺术的一个财富，譬如黄宾虹意象。另外一个是水墨，我觉得陈惠彪的画里面



在中国美术馆画展时，吉秋马加、刘汉、曾来德老师在交谈



薛永年老师在画展中

是意象里面进行抽象，抽象里面进行意象的写实——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意象，还不是完全抽象，当然他有一些纯抽象的画，我说他主要还不是特别抽象的画。坦白地讲，我更喜欢他意象的画，就是说带有写意的，以写意为主的。我不太喜欢他纯抽象的画。他的意象性的绘画，写意的画法吸收了一点西方现代的，尤其是西方表现主义的西方现代绘画的因素，我对这些绘画比较感兴趣，结合得比较好。有精神因素，有力度，感觉比较强烈。他画的鱼，大幅的意象的画面，感觉到它有中国的味道，还有一定的深度。因为这种抽象，泼墨的抽象，跟西方墨水的抽象很近似，好象没超出它的那个范围，所以我觉得我喜欢他的意象的画。我希望他往这个方向发展。用水墨做意象比较粗犷，粗犷里面有一种质的东西，有一种力度，有一种很坚实的东西，有效果。不往这个方向去做，做不出这个效果，所以我认为他应该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终身教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席）：陈惠彪的画猛一看很大气，涵魂苍茫，有冲击力，当然还有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所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看完展览感到有那么几个特点是应该肯定的。一个是它比较符合当代人的读画要求，这种要求需要画面有一定的视觉张力。他的画还是很抓人的，一下子就能抓住你的眼球。另外，他有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精神，他把这种精神放进作品去了。这两方面结合得比较好。

这种艺术精神如果从传统来看，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唐传统，是那种深沉、雄大、磅礴、有力，是历史感、斑驳感、苍茫感。还有一种是明清以来的个性派，强调个性，直抒内心东西，打破一些束缚。比如像石涛八大这一类。他的作品体现了这两种传统，还是它们的结合。又应和了当代的这种视觉张力。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挖掘汉唐传统和挖掘明清个性派传统。再一点，他比较注意笔墨跟中国传统有关的那种肌理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讲，既有笔墨又有丰富的表现力，既有一种制作感，但这种制作又不是那种机械性的、没有灵性的制作，这可能是他的又一个长处。

他的画有一个好处，表现的是一种精神。他体会了那种“忠厚”的精神要求，这个意象不光是向里的意，还有向外的意。黄宾虹的意，八大山人的意，陈惠彪可以吸收。他们的淡墨用得那么高明。陈惠彪所描写的图像关系里边就表现了一种对时空的流失感，一种超越精神。

王宏建（中央美院教授）：惠彪的现象值得研究，他这样的画家不是在美院教育的附中三年、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再出国去所能够教育出来的。学院教育的学生缺少的是什么呢？缺的就是这种天赋，灵气，创造力和创造性。

比起三年前，他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前进了，发展了。此次展出的有很大气的荷花系列，鱼系列，动物系列，森林系列等等，我感到是，整个画面



周正、刘汉、周韶华、程大利、王宏见老师在画展中交谈



尹汉胤老师在主持“研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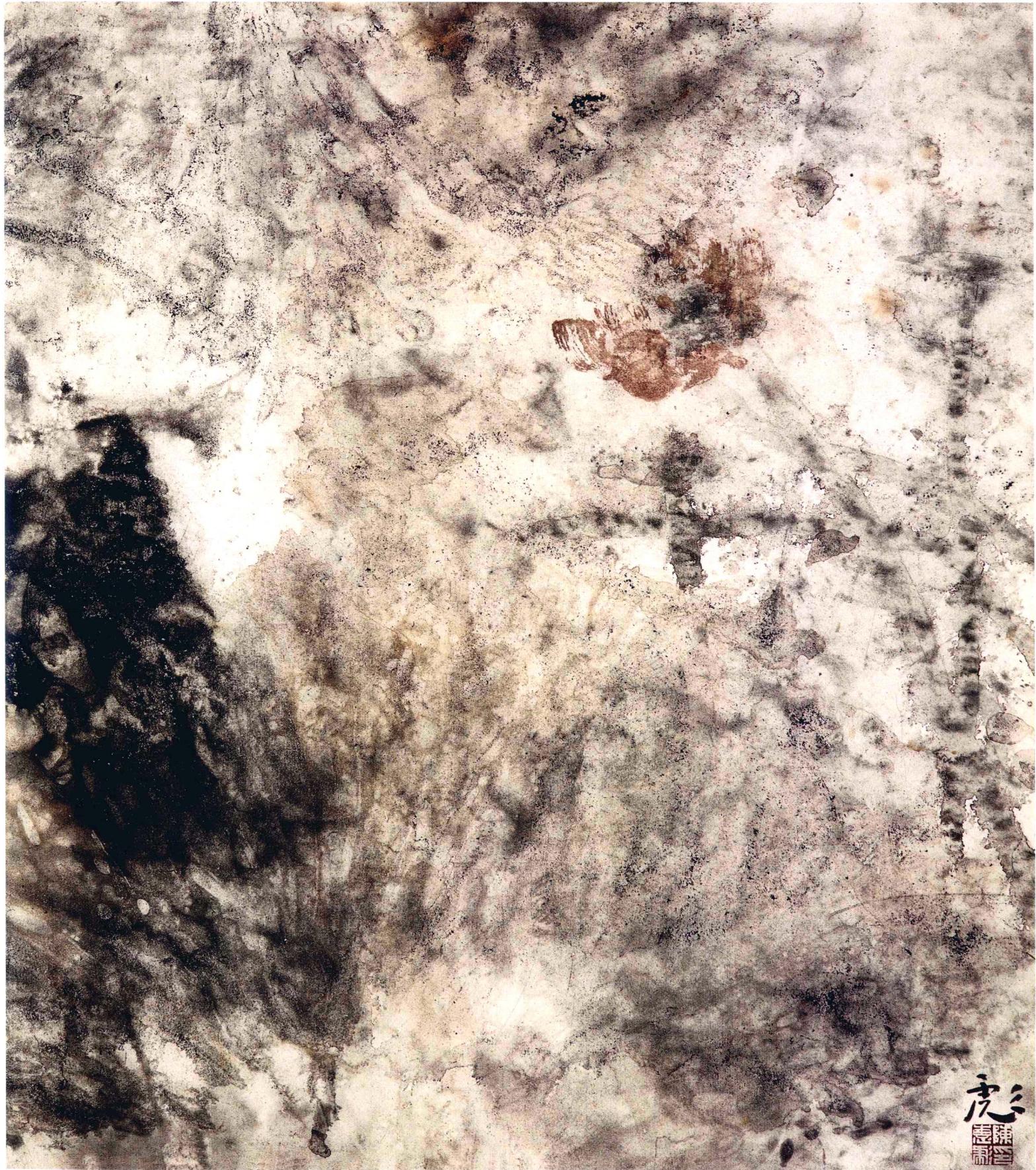
的处理，笔墨水墨，肌理效果等等，更趋于成熟，更大气。

有些作品，像那个鹿，尤其跟过去的不一样了，更具象了。那个鱼，我觉得已经很成熟了。另外，我这次感觉到有几幅画在色彩上跟过去的不一样，色彩比较丰富。一般来说，中国画的笔墨除了表达物象外，更多的是表达哲理的东西。当然，笔墨也可以表达情感。在这方面，我觉得他的作品表现对中国文化，包括医学，包括儒、道、释等等这些东西的悟道，将哲学的理解感悟在画里头，体现得比较好。至于今后怎样发展，我绝不能说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不应该这样做，我觉得就按照你自己的感觉，这么做下去就可以了，给美术界奉献更多的作品。

刘骁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我还是比较注意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比较有视觉的张力，有一种精神的追求，就是说他的作品有一种生气，这点是很不容易的。现在他总的趋向就是在具象和抽象之间探索。整个作品的第一眼印象往往是抽象的，实际上有很多是具象的东西。但也强调了一些抽象的因素，包括笔墨，包括他的这种物质的材料的一种表现性，包括他的整体结构。他强调了这种抽象因素的表现性。也就是说，是一种保留了具象横行的抽象。有的作品可以作为抽象作品来看，但是他是通过具象，是强调了抽象的表达性质而走向具象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也是当前很多艺术家追求的一种状态。在诸多的现代水墨艺术家的创作和实验当中，陈惠彪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面貌，有自己的想法。在这点上，应该说他是现代水墨画中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家。

吕品田（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理事、《美术观察》主编）：惠彪不是科班出生，但是他的画面有一种非常专业的感觉，而且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质，有一种非常大气、阳刚的气势。今天我看到惠彪的画，看到他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作品的深度上、境界上、情调上部有了很大的变化，很大的推进。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感觉型的画家。在我简单的分类中，有两种类型，一种功利型，一种感觉型，惠彪显然是属于感觉非常好的那种，而且他的自我感觉的把握能力、自我感觉的表现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他有着非常好的天赋，对材料，对画面一些形式的整体把握有着一种非常良好的感觉，这种恣肆汪洋，蓬蓬勃勃的肌理，典雅泼洒；偶然构成的一种肌理通过一种适度的、恰到好处的把握，最后构成一种非花鸟也非山水、介于是与不是之间的一种具有抽象性的绘画品格，构成一种非常有个性的画面。

我觉得惠彪的这种长处并不单纯在于他的泼洒，因为现在有很多画家正流行这种特技性的泼洒，追求这种纯偶尓的效果。他的优势也不在于后期的小画，针对某一个具体的表现对象的比较专注的刻画。他的优点在于他对这种偶然造成蓬勃画面的一种把握，一种“收拾”，这种“收拾”里头显出了惠彪的个人特点，因为画面的收拾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收拾”的过程，实际上是最体现一个画家素质和感觉的过程。很多画家可能失重于这种汪洋画面的最终格局，失去了把握。这就是陈惠彪的画面之所以给我感觉有一种震撼感。在这方面他显示了一种非常好的天赋，这是他的优势，也是他可以进一步下功夫和用力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如何在“收拾”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好地把一种意味性的东西，一种更多的人文性的东西，或者说这样一种形式的、一种他个人所把握的独特的形式美，发挥到更大的程度。



虎
慧
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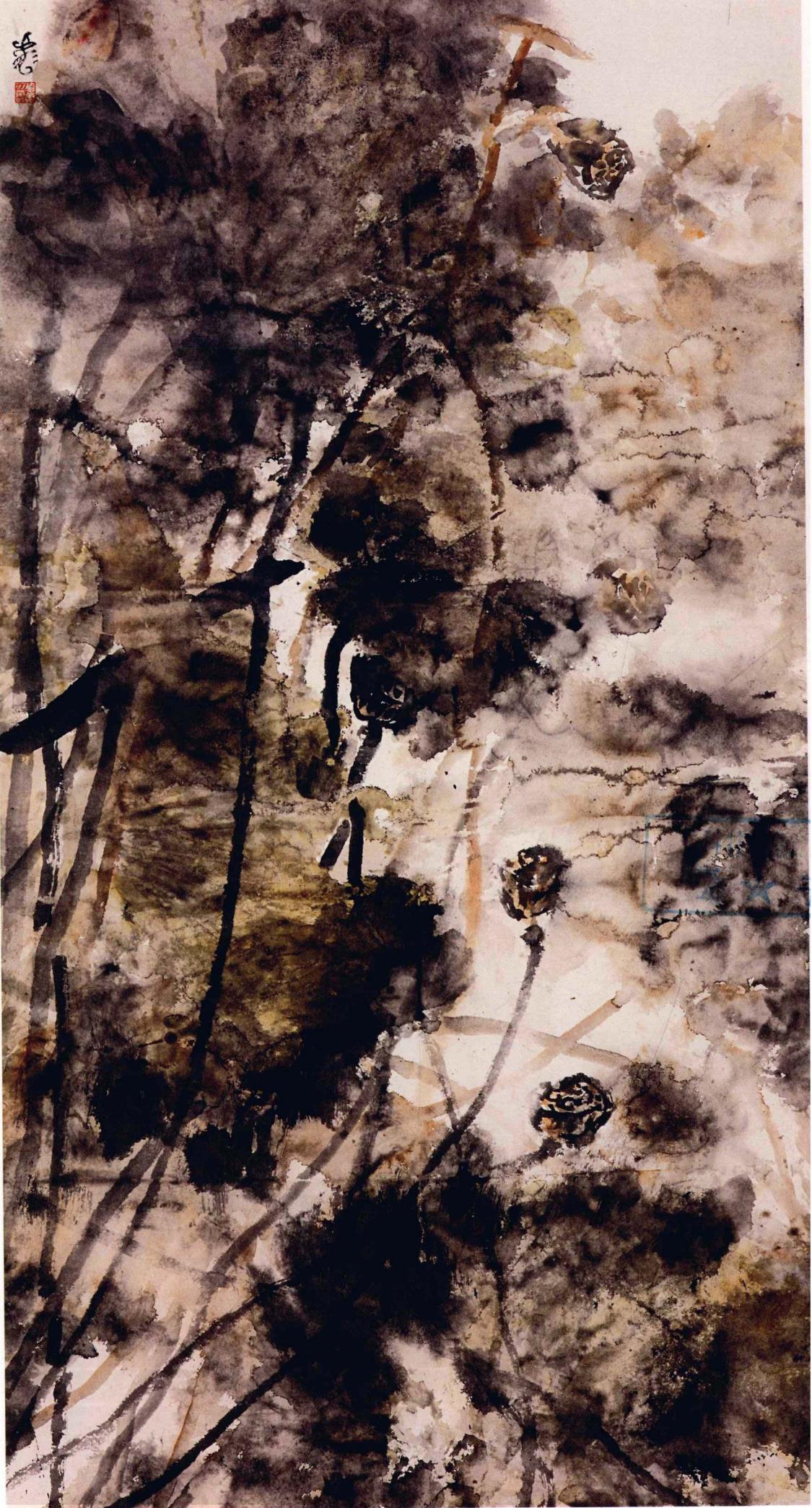
荷花系列

52cm × 46cm

2002年作



荷花系列
160cm × 70cm
2002年作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



荷花系列
173cm × 93cm
2007年作



荷花系列

123cm × 241cm

2002年作

“载录《新中国美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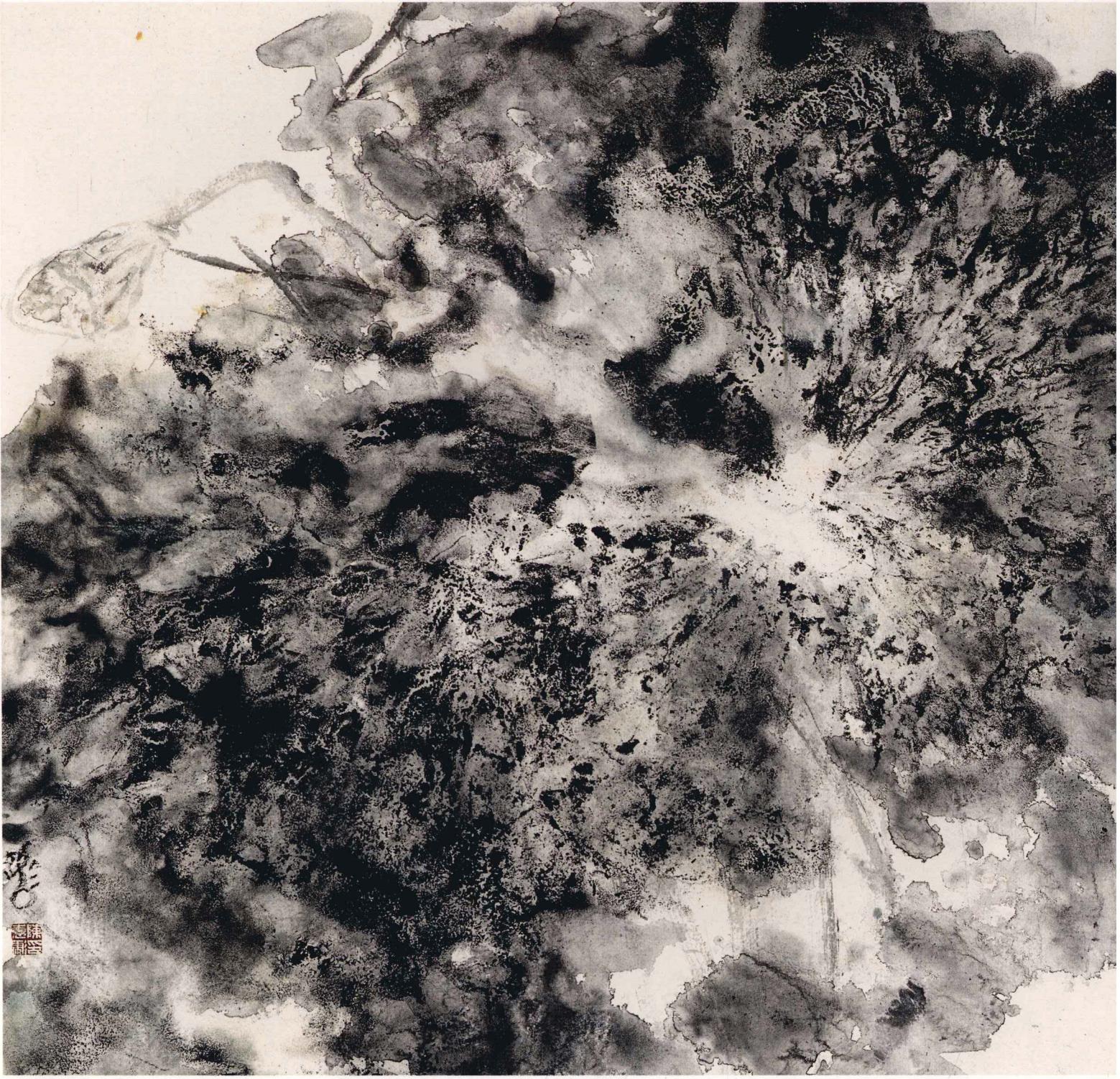
荷花系列

132cm × 66cm

2002年作

“广东美术馆收藏”





荷花系列

67cm × 66cm

2005年作



荷花系列
121cm × 126cm
2003年作



鱼系列
180cm × 97cm
2006年作